



D · H · Lawrence

D · H · 劳伦斯长篇小说全集

侵入者

他陷入痛苦的情感煎熬之中，
并由此奏出一曲苦涩、悲戚的爱恋之歌。

刘华东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D·H·劳伦斯长篇小说全集

D·H·Lawrence

侵入者

刘华东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侵入者/ (英) 劳伦斯 (Lawrence, D. H.) 著; 刘华东译.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0. 5
(D·H·劳伦斯长篇小说全集/白山主编)
ISBN 978-7-5329-3289-4

I. ①侵… II. ①劳…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8522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170×235 毫米 16 开 印张/13.25 插页/2 千字/224
印 数	1-10000
定 价	17.00 元

侵 入 者

译序



D·H·劳伦斯（1885 - 1930），是二十世纪英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世界争论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学家之一。

在他短短二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共著有十余部长篇小说，以及数量众多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游记和文学评论。

1908 年 10 月劳伦斯在克莱敦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这为他的一些诗作和短篇小说提供了素材。同时，他将他的朋友海伦·库克所写的一部小说中的一节发挥为另一部长篇，即《侵入者》。这部小说写于 1910 年，修改于 1912 年。劳伦斯素来有创造性地重写别人或自己作品的习惯，而《侵入者》作为这一习惯的早期范例便有其重要性。本书的写作手法，更多地影响到他以后的作品。

这个作品的内容并不曲折，主要讲的是主人公辛哥蒙德的一段婚外恋情。辛哥蒙德是一个乐团里的提琴手同时兼任家庭音乐教师。他有妻室儿女，但婚姻却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因此他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年轻的翰琳娜。从此，辛哥蒙德便陷入了痛苦的情感煎熬之中，并由此奏出了一曲苦涩、悲戚的爱恋之

歌。

辛哥蒙德苦于家庭生活的沉闷、生活的压抑，于是决定背着家人与翰琳娜一起到一个小岛上呼吸两周自由的空气。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短暂而又难忘的时光。他们拥抱着蔚蓝的大海，编织着宁静而又浪漫的情侣之梦，飘飘欲仙。然而，人处在矛盾的状态之中，梦是无法永远做下去的。渐渐地，辛哥蒙德感到心中有一种若隐若现的不安。本能和理智同时告诉他，翰琳娜尽管娇媚迷人、聪明可爱，但她对他的情感中似有一种占有成分；占有他的肉体、他的精神、他的一切。这种不安使他深深地痛楚，因为被占有就意味着失去了自由，而没有自由的爱是可怕的。他思前想后、再三定夺，终于告别了翰琳娜，回到自己的家中。然而，回归并未带给他“忏悔”的机会。他顿时发现自己处在了妻子和儿女的如刀似箭的鄙视和冷漠的包围之中。他做丈夫和父亲的权利和资格在家人的眼中已经名存实亡。他看不到出路和希望。身心疲惫与思绪的重负使他透不过气来，他想休息了。于是在经过一个多感之夜之后，他悬梁自缢，静悄悄地去了。

《侵入者》这部小说的绝大部分篇幅描写了辛哥蒙德与翰琳娜这一对偷度“蜜月”的情人在海滨的生活，其间有欢乐，有柔情，同时也夹杂着惶惑与痛苦。在这段日子里，海滨的沙滩上留下了他俩卿卿我我的话，岩谷里闪现着如胶似漆的身影，海浪中回荡着爽朗、甜蜜的欢笑。当分别的时刻来临时，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痛苦和忧伤，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小说以极其真实感人的笔触再现了这对情人那种分别时依依不舍、柔肠寸断，想来忧心如焚、五内俱裂的情感。劳伦斯在表现上述这一切时，其手法很有特色。

《侵入者》的价值主要就在小说含有说教的痕迹。辛哥蒙德的自杀——他的“侵入”，借用劳伦斯所喜欢的法文的双关语（trepas），在法语中译为“死亡”——把一个天性未泯的男人的尸体放在了文雅的翰琳娜门前；同时，这部小说的构思也是很有价值的——大海和月亮得心应手地被当成感情的象征，海边场景被刻意渲染成遥远缥缈的效果。还有，当翰琳娜突然意识到她的情人并非属于神话，而只不过是弓着背的凡人的时候——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证实上述的结论。作品文笔十分优美，不愧出自一代巨匠之笔。

目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8

第三章
016

第四章
025

第五章
029

第六章
036

第七章

045

第八章

051

第九章

058

第十章

061

第十一章

065

第十二章

074

第十三章

079

第十四章

085

第十五章

093

第十六章

100

第十七章

106

第十八章

113

第十九章

115

第二十章

125

第二十一章

129

第二十二章

140

第二十三章

146

第二十四章

154

第二十五章

158

第二十六章

164

第二十七章

170

第二十八章

178

第二十九章

182

第三十章

190

第三十一章

198

第一章



“去掉那个小提琴上的弱音器。去呀！”洛依萨的手指飞快地从钢琴键上收回，并猛然转过身冲那位拉小提琴的姑娘嚷道。翰琳娜的目光慢慢地从乐谱上抬起头来。

“亲爱的洛依萨，”她答道，“这样的话会叫人无法忍受。”她站起身来，用琴弓轻轻拍打着身上的白裙子，露出一一种冷漠和克制的表情。

“可我不明白，”洛依萨嚷道，一边从椅子上跳起来。她的动作很夸张，就像一个人对自己亲密的人表示愤慨时那样。“最近你竟然愿意忍受给小提琴装弱音器。要在从前你绝不会这样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近来才能忍受许多事情。”翰琳娜答道。她看上去显得有些疲乏但故作严肃，不过语调中却透露出毫不掩饰的爱意。

“不管怎样，我不喜欢这样。”洛依萨说。

“按快节拍接着往下弹吧。”翰琳娜说，用手中的琴弓指着洛依萨面前那页莫扎特的奏鸣曲乐谱上的某个地方。洛依萨顺从地弹起了和弦部分，于是，乐曲声重又响了起来。

一位年轻男子正仰坐在壁炉边一把柳编扶手椅子上。这时他悠闲地将目光从两位姑娘身上移开，望着炉中的火焰。火焰在音乐的节奏中不停地舞动。显

然，他在这里自由自在，不过他在这间屋子里却又似乎是个陌生人。

沿着伦敦城南区一条宽阔的大街，两旁有成百座式样不多的简陋房屋，而这间屋子就是其中一座的起居室。大街上不时有电车隆隆驶过，但这个房间却与电车和伦敦的交通嘈杂声毫不相干。这是翰琳娜的房间，完全由她安排。墙壁的颜色是深绿色的，就像八月的绿叶；地上铺着一块碧绿色的地毯，地毯的边缘露出磨光了的地板，使得地毯好似黑色沃土中的一块草地；天花板、柱子的中楣和壁炉都是洁白的颜色。除此之外，房间里没有其他装饰。除了那架钢琴之外，屋子里的家具看起来都是临时拼凑的东西——壁炉边的两把轻便柳条编的扶手椅、两只不很牢固的乌黑发亮的木制乐谱架、一对摇摇晃晃的椅子以及墙壁凹陷处的那个书架。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很不牢固，好像为了保持房间的干净、整洁，它们随时都有可能被扔掉似的。只有剩下的绿色的地板和墙壁以及墙根边的白色护墙板给人一种宁静的气氛。

壁炉架上陈列着一对枝形瓷器和一尊用皂石雕的小佛像。那佛像出自中国，呈灰色，表情冷漠，一副陷入了摆脱尘俗的思虑的样子。除此之外，有两块半透明的云翳，上面涂着玫瑰色和血红色，十分美丽，并刻有中国的象征物。在架子上还杂乱地放着一些纪念品，如水晶石、贝壳和一片片的海藻。

如果一位陌生人走进屋里，他会感到不知所措。他只要看到那光秃秃的深绿色的四壁，并看一眼那少得可怜的几件家具，就可以感到自己肯定是不受欢迎的。屋子里唯一能给他安慰的东西，就是靠墙的架子上那盏在发着白光的灯和那株长着硕大、美丽的窄长叶子的蕨类植物。窗台形成的黑暗使这一片绿色变得斑斑驳驳。只有这两样东西和炉火似乎才显得是友好的。

三支蜡烛在黑色的钢琴上发着柔和的光。音乐声仍在响着，但就像几只笨拙得要死的蝴蝶拍动翅膀发出的声音，刺人、乏味、难受。翰琳娜机械地拉着琴。在她的琴弓下不时发出噪音，因此自她琴中发出的乐曲毫无生气，极为难听。那年轻男子皱着眉，沉思不语。他神情不安地再次把目光转向这两位演奏者。

拉小提琴的姑娘 28 岁了。当她加快节奏时，她身上的那件高腰白色衣裙便摆动起来，随着节拍摆动，就好像她的身体成了一部节拍器上的白色击槌。这使得那位看着她的年轻人直皱眉头。不过，他却仍然凝眸观察着她。她身体结实，充满了活力。当她举着小提琴时，那雪白的颈部在两肩正中那个优美的凹陷处用力拱着。她衣袖上那长长的白色花边也摇摆，随着琴弓飘荡。

帕安看不见她的脸，只能看到她脸颊的曲线。他望着她的头发，觉得她脑后的头发和那尊皂石偶像的颜色一样。她脑门上的飘逸的长发却沐浴在明亮的烛光之中，使她的前额上的头发熠熠生辉。

突然间，翰琳娜停止了演奏，不耐烦地垂下手臂，不再拉了。洛依萨惊讶地从钢琴上抬起头来，看了看四周。

“怎么啦？”她喊道，“刚才不是很好吗？”洛依萨疲倦地笑了笑。

“都不对。”她答道，一边轻轻地把小提琴放好。

“啊，抱歉，我弹得太糟了。”洛依萨有些生气地说。她爱翰琳娜爱得太深了。

“你弹得非常好。”她的朋友仍旧用疲倦、冷漠的语调答道，“是我拉得不好。”

翰琳娜合上了提琴盒的黑色盖子，站在那儿待了一会儿，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洛依萨抬头看着她，眼里充满了深深的爱，像是一只不敢接近它所爱的主人的狗。她见翰琳娜毫无反应，便丧气地低下头看着钢琴。翰琳娜最后终于瞧了她的朋友一眼，之后就慢慢地闭上了眼睛。这种过分的爱对她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她带着淡淡的微笑像哄小孩子似的说道：“弹支肖邦的曲子吧，洛依萨。”

“我只会把曲子全弹错，什么都弹不好。”这位年长些的女士带着哀怨的语气说。洛依萨35岁了。她与翰琳娜已是多年的朋友了。

“弹《玛祖卡舞曲》吧！”翰琳娜平静地重复道。

洛依萨就在乐谱中翻找着，翰琳娜吹熄了那支供她拉琴的照明蜡烛，然后便来到炉火旁，在帕安对面坐了下来。乐曲又开始了。翰琳娜抱着双臂，陷入了沉思。

“它们还旺着呢！”年轻人说。

她忽然抬头向上瞥了一眼，那对经常带着沉重、疲惫神情的蓝眼睛此时露出了一丝笑意。

“是的。”她答道，接着便捋起袖子，露出一只漂亮而又健康的胳膊。这只胳膊的外侧从肩部一直到手腕都呈鲜红色，就像一只烤红了的长条形水果。这姑娘爱抚地将自己的脸颊贴在那有点刺痛的、柔软的手臂上。

“真热乎。”她微笑着说，又一次带着一种奇怪的喜悦心情爱抚着她的这条被太阳晒红了的胳膊。

“在这寒冬季节里能看到这样的晒痕真是件奇事。”那年轻人皱着眉头答道，“我想不出它怎么会保持这么几个月而不褪去。你从没有在上面搽些药来治吗？”

她又朝他笑笑，几乎是在怜悯他，随后她爱怜地将嘴唇贴在那块被晒红的部位上。

“每天晚上它都像这样露出来。”她轻声说道，话音中仍透着一种奇异的喜悦。

“那是在8月，可现在却是2月了！”他大声道，“你知道，这准是心理作用。是你让它露出来的，那晒红的地方是你让它出现的。”

她抬头望着他，脸突然变得很冷。

“我！我从来都没想过它。”她回答得很简洁，语气中带着几分轻蔑。

听到她这种尖刻的语气，那年轻人对她的热情一下子消失了。但这种变化只是在身体内。很快地，他微微一笑，“从没有过？”他跟着追问道。

他们都沉默了，这期间只有洛依萨在继续为他们弹着钢琴。

“讨厌！”最后她突然喊了一声，生气地从琴凳上猛地转过身去。

两个人抬起头来看着她。

“你弹得好好的，什么事妨碍你了？”帕安道。

“你们！”洛依萨叫道，“啊，我再没法弹了。”她说，然后便哀怨地顺着裙子垂下双臂。翰琳娜立刻笑了起来。

“哦，我无法再弹了，翰琳娜！”洛依萨恳求地说。

“亲爱的，”翰琳娜笑着说道，“没人让你一定要弹下去嘛。”

洛依萨轻轻地咕哝了一声，说有人有损自己自尊地愿意屈服他人。随后她坐在翰琳娜的脚边，带着引人爱怜的哀怨神情将她的一条胳膊和头靠在她朋友的膝盖上。后者没有理会，只是继续出神地凝视着炉火。此时在壁炉另一侧的帕安正懒散地伸着四肢仰坐在椅子上，若有所思地吸着烟。

屋子里静极了，甚至连那滴答作响的钟也听得很清楚。屋外，车辆如梭，人行道上传来的脚步声沙沙地响个不停。然而这种庸俗的嘈杂生活似乎已被拒在翰琳娜的房门之外，这个房间对外界的一切都漠不关心，仿佛是一座教堂。那两枝好像设在祭坛上的蜡烛发着微光，使黑色的钢琴闪亮出黄色的光晕。灯已被吹灭，壁炉中的火焰已不再跳动，看起来像一堆白色的碎石，缩成一团地躺在炉栅上。因此，那黄色的烛光看起来竟也照到了这堆余烬。大家都默不作

声。

最终，翰琳娜在椅子上轻轻颤动了一下，但她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姿势。她还是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上。

“洛依萨，你能不能去煮点咖啡？”她问道。洛依萨直起身子，看了看她的朋友，然后舒展了一下身体。

“噢！”只听她娇声地哼了一下，“这样好舒服呀！”

“那就不麻烦你了，我自己去吧。你别动，别起来了。”翰琳娜一边说，一边努力将自己的身体挣脱出来。洛依萨伸出双手，握住了翰琳娜的两只手腕。

“我去。”她慢慢地说，好像带着贪恋的神态和乞求在呻吟。

由于翰琳娜仍挣扎着想站起身来，那年长的女人才慢慢地站起来。不过就在她起身的同时，她似乎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她的朋友身上。

“咖啡在哪儿？”她故意装出一副懒散、困倦的样子问道。她被一种不自然的爱搞得不知该怎么办，神魂颠倒，所以说话做事总是装模作样。

“我想，亲爱的，”翰琳娜答道，“它在以前的地方。”

“哦，噢——哦！”洛依萨打着哈欠，拖着身子走了出去。

这两位女士多年来一直是密友，她俩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弹琴。可如今，这种友情就要结束了。

“不管怎样，”洛依萨刚一关上门帕安就说道，“如果你活着，你就需要生活。”

听到这句突如其来的话，翰琳娜感到非常新奇，不禁嗤嗤地笑了笑。

“为什么如此？”她静下心地问道。

“因为世上根本就没有消极存在的事情。”他笑哈哈地答道。

她撇起嘴唇，显得对这位年轻人的话毫不介意。

“我一点儿也不懂。”她说。

“你会懂的，”他说道，“就如树木到了4月不由自主地要抽芽一样，只要它活着，它就必然如此，你也一样。”

“哦，那么，”翰琳娜的话里又一次带着讥笑的味道，“即使我必须如此，那么，又有什么费神的呢，我的朋友？”

“因为我认为我自己也会如此。如果这件事让我费神的话，那也只好这样了。你明白，我，”他笑了笑，“就是4月。”

对他的这句话她几乎毫不在意，而是用一种少见的、非常刺耳的尖声开始叫起来，这声音令他感到惊颤。

“我可不是一棵光秃秃的树。我的一切枯叶全都挂在我的身上，并且总处在一种‘死亡的舞蹈’中。”

“但你的内心却在泥土下面发芽，像山毛榉那样。”他快速地说了一句。

“说实在的，我的朋友，”她冷冷地说道，“我太累了，不能发芽了。”

“不，”他争辩道。“不！”他浓眉紧锁，焦急不安地望着她。她在去年8月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至今还没有清醒。她的表情几乎可以说是阴沉极了，那张苍白的脸仿佛一张面具。她望着炉火，忘记了他的存在。

“你希望3月到来，”他说，他一直都在为她担心，“脱下你的一切枯叶。那我就来到3月了。”他笑道。

他说这话显得有点放肆了，所以她仍没有听进去。等了一会，他又开口道：

“你必须重新开始，必须这样。你总是在留恋你那些经历了炽热夏季的枯黄的叶子，摇着它使其沙沙作响，可你并没有死去。即使你想这样，你也办不到。尽管这些话会使你感到痛苦，但你还是得正视它们。你没有死去！”

她微微笑了一下，带着古怪痛苦的意味，好像他的话刺痛了她一样。她转过头去，面对挂在钢琴上方的一幅照片出神地望着。这是一个壮年男子英俊的侧面像。他的身体微微向前倾，好像在承受生活的重负，或是在听从命运的安排。他出神地凝视着前方。他那五官端正的脸上没有任何迹象可以显示出他会做出什么反抗的事来。他的头发柔软而浓密，从他那漂亮的前额直梳向脑后。他的鼻子小巧分明，下巴丰满，中间有一道缝，与他整个脸的轮廓十分相称，显得很英俊。帕安也将目光投向这幅照片。他的脸上露出忧伤而无可奈何的表情。

“你不可说你已随辛哥蒙德一同死去了。”他发狂地喊了起来。她颤抖了一下，接着将自己那滚烫的双臂抱在胸前，两眼盯着炉火出神。

“你没有随辛哥蒙德死去，”他固执地说，“因此你不可说你同他在一起。你能够带着对他的回忆活着。然而辛哥蒙德已死了，因此对他的回忆并不是他——他本人。”他用力做出一个不耐烦的手势。“现在的辛哥蒙德——他已不是你记忆中的样子了，他不是你的那些枯死的红叶，他是死了的辛哥蒙德。你现在并不认识他，因为你就像我一样还活着，所以死去了的辛哥蒙德对

你是一个陌生人。”

翰琳娜垂着头，像一只发怒的野兽一样浑身颤抖，两眼从眉毛下直盯着他。他冷冷地回视着她，但在她那毫不气馁又愤怒的眼神下，他畏缩了，把自己的目光移开了。

“你盲目地伸出双手抓着死人。你总是回头看。是的，你从来也不碰一下活人。”他大声道。

“我的脖子总是被洛依萨的双臂绕着。”翰琳娜开口了，声音像猫叫一样。她用双手卡住自己的咽喉，仿佛必须以此来解除疼痛。他看到她噘起嘴唇，表现出一种极端的厌恶和极端的反感。她在那场悲剧之后病得不轻。

他皱起眉头，睁大眼睛。

“周围的人是善良的，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他们都是善良的。可你对他们总是视而不见。你宁愿花上几小时去守着一棵蓝色的小草，而让所有的人——从你身边走过去而不予理会。朋友比鲜花盛开的花园更可爱！”

她又仔细看了他一眼。尽管她这时不愿被唤醒，尽管这时让她从目前的麻木状态中清醒过来是件痛苦的事，可是他热心的话语、充满激情的说话方式，却在她心中激起回荡。她最后说道：

“要知道，塞希尔，你太残酷了。”

“但是我愿意如此。”帕安抗议道，一边朝他挥着手。她轻柔而又疲倦地笑了笑。

他们两人静默了一阵。她又一次出神地盯着那张挂在钢琴上方的照片，忘记了眼前的一切。帕安此时已经精疲力竭了，但仍在忙着为她寻找着生活中的乐趣，好将它送给翰琳娜。但他却忽略了生活中最简单的道理，即爱情的乐趣，因为他本人甚至比翰琳娜更执著于对辛哥蒙德的记忆，比大多数人更不了解自己内心的感情。

“我真想得到辛哥蒙德的那把小提琴。”翰琳娜深情地说。帕安扫了她一眼，很快又将目光移开。他的心在愤愤地跳个不停。他那乐观、高昂的情绪低落了下来，在她轻视的态度之下变得颓然了。这时他也感到了一种突如其来的响动，听见了一种不和谐的声音。有时，她恐惧的神情往往会弄得他心惊肉跳。他带着满肚子的怨恨、满嘴苦涩的滋味，等待着洛依萨送咖啡来。

第二章



翰琳娜渴望得到的那把辛哥蒙德的小提琴正躺在琴盒之中，与辛哥蒙德的那只寒酸的旅行皮箱在一起。这把提琴值 20 英镑，不过，彼哈泰莉丝却从没有想过要卖它，她只是把这只黑匣子藏到她看不见的地方。

当辛哥蒙德最后一次匆忙而又随意地将小提琴放在红色绸缎衬垫上以后，这琴就一直放在这盒子里，像往常一样地躺在黑暗中。在沉寂中过了两个月之后，第一根琴弦突然断了。断弦打在那极易发声的琴身上，发出清脆的声音。第二根弦在圣诞节前夕又断了，但没人听见它崩断时发出的呜咽。这把小提琴就这样默默地躺在黑暗之中。渐渐地，一股淡淡的霉味爬上了那光滑而单薄的琴体。那绕成一团的琴弦，带着因崩断而产生的极端痛苦蜷缩着，它们躺在红丝绸的褶皱底下，无声无息。这把提琴过去曾浸透着辛哥蒙德本人身上发出的体香味，而如今，这种气味已慢慢地变成了霉味。

辛哥蒙德从他自己的小提琴上消失了。他曾在这把提琴上呕心沥血，琴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如他自身的肌体组织。每当他提起琴，他都感到他的手指在拨弄自己和翰琳娜的两人的心弦。这把琴是他的小宝贝，它融入了他的生命，然后又化为优美的音乐。如今，辛哥蒙德去世了，除了小提琴上的一般霉臭味之外，他什么痕迹也没留在人间。